萬曆疏鈔

萬曆疏鈔卷三

國本類

萬曆疏鈔卷三

國本類

儲位尚虛乞正名定分以安人心疏

孫如法 刑部主事 萬曆十四年二月

臣近日閱得邸報該大學士申時行等題爲懇乞宸斷冊立東宮以重國本事奉 聖旨卿等以冊立元子請朕見嬰弱少俟一二年舉行欽此該戶科給事中姜應麟題爲愼封典重儲貳以慰人心事奉

聖旨這冊立事非爲儲貳因其敬奉勤勞特加奇封

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這厮心懷别故窺探上意疑
君賣直好生無禮着降雜職於極邊該部不許朦朧
陞用欽此隨該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沈璟奏爲懇
乞聖明定大本詳大典以固國脉事奉　聖旨已
有旨了這厮如何又來瀆奏姑降三級調用欽此夫
陛下所發閣臣之旨雖未允行建儲之典而　聖衷
業有所屬似可以無言矣而姜應麟隨繼之及明旨
云冊封非爲儲貳立儲自有長幼則　聖衷又已明
示於天下似可以無言矣而沈璟又隨繼之是豈不

知聖意而敢犯天威哉誠以德意甚盛而未明人心尚疑而未定此二臣所以諄諄而不容已於言微臣所以拳拳而猶爲之說也臣聞太子天下本大本未定天下皆爲引領朝廷四方之極名號所出天下所爲具瞻故 陛下一有舉動必使天下明白洞達而無疑而人心始安不然德意雖盛膚見雖明安能使天下之人盡知而服其心也明旨云立儲自有長幼是矣乃天下之人但見 陛下于閣臣之請則以嬰弱不允于科道之請則曰有旨不行若以爲蚤耶則

閣臣固言之 英宗之爲太子年方二歲 武宗之
爲太子年尚未週今固不爲蚤也若以爲勞耶則閣
臣亦已言之中宮不過一受册文華不過一受朝其
出閣講學及朝賀等儀俱俟睿體充實次第舉行今
固無所勞也名位既有所歸何故屢請不允但云少
俟於二三年之後何不舉行於二三年之前此天下
之所以不能無疑也明旨云這封事非爲儲貳因其
敬奉勤勞特加奇封是矣乃天下之人但見恭妃王
氏誕育元嗣已及五年是固左右宸居朝夕奉御者

也豈毫無敬奉之勞而未聞有奇封之典貴妃鄭氏
敬奉勤勞積有月日固然而何其一生皇子即有皇
貴妃之封也奇封之典貴妃能得之於皇子方生之
日而恭妃不能得之於五年敬奉之久此天下之所
以不能無疑也近又閱得邸報該禮部題爲折衷典
禮恭獻一得之愚以備采納以息羣議事奉 聖旨
朕覽卿等所奏固是但子顯母貴朕豈不知待元子
冊立特加是封庶幾兩當今若加封其後子立與甚
名封不必再瀆還遵前旨行欽此夫 陛下必欲待

子之顯而後使母之貴故不欲以元子之未立而加恭妃之封則貴妃所生者乃皇第三子也何遽於始生之日而特加其母以奇封乎況恭妃誕育元嗣進封乃其固有不能止貴妃之加封而反靳於恭妃應得之封何以釋天下之疑也欲封貴妃不可不並封恭妃不封恭妃必不可先封貴妃此自然之理一定之序而明旨乃若此此所以 陛下之旨愈明而人心之疑益甚也且姜應麟沈璟與臣之貶尤所以致人心之疑者臣請為 陛下畢其說夫二臣之言非

有他也其曰重儲貳曰定大本蓋為立嫡以長自有定分故欲　陛下蚤定而諭教之其于　陛下立儲自有長幼之意固適相合也其曰慎封典曰詳大典蓋謂恭妃貴妃並育皇嗣貴妃不應獨封故欲並封恭妃而未嘗力阻貴妃之封其於　陛下冊封非為儲貳之言固未嘗忤也決二臣於　陛下之意既相合於　陛下之言又不相忤而　陛下於二臣則或逐之極邊或降之三級天下之人必將曰　皇上謂立儲自有長幼也何於言立長者而遠排謫之也

皇上謂冊封非爲儲貳也何於言並封者而遽斥逐之也此尤天下之所深疑而不能解者也臣以爲陛下德意極盛慮見極明而天下之人安能一一盡知之即在廷諸臣尚未能人人而諭曉之也陛下可無以處之乎臣爲陛下今日計宜亟允諸臣之請發德音下明詔命閣臣禮部擇日具儀建立皇長子爲皇太子以慰臣民仰戴之誠然後發冊將恭妃貴妃並進封爲皇貴妃以昭朝廷大公之舉而又召復二臣與之原職仍加褒獎以彰虛懷納諫之度則

羣疑以定德意以明宗社生靈長乆之計端在於此

臣即竄處草莽伏死鼎鑊誠所不辭臣無任悚死激

切祈懇之至

大禮屆期儀物未備仰祈宣示以昭大信疏

張有德工部主事

萬曆十九年八月

臣聞禮莫大於時事須圖於豫聖帝明王所以統一海宇化孚萬邦者恃有不易之定命也是信者人君之大寶天道以信而行四時人君以言而令百官自我皇上臨馭以來所由內熙外洽而彰信四方者率不外此先是臣於萬曆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該內閣遞出揭帖文書官李浚口傳聖旨傳與兩京部寺科道等官册儲事明年傳各該衙門造辦錢糧

後年春舉行册立再不許諸司激擾愈致遲延欽此
欽遵大哉　皇言炳若日星信若金石傳之中外莫
不仰見　聖謨獨運度越千古不由羣議無復敢有
奏擾以瀆　天聽者一年於茲矣今以臣過計建儲
之典既有成命舉行之日既有定期至有造辦錢糧
一節已經傳示今年傳各該衙門造辦至信也乃以
時考之在今三秋過半沍寒將迫內外衙門猶然未
見傳宣雖在大小臣工仰體　皇上萬機繁重或未
暇及而懋建元良儲養膚質實爲當今第一急務前

於七月已經本部尚書曾同亨遵令臣等預行估計
而以未奉止 特旨旋復議罷且臣待罪工曹凡有建
造靡不先期預辦物料然後糾工興事矣若經年小
者旬月方獲精美完固以稱上旨況茲大禮上關
宗社無疆之慶下慰億兆屬望之心所係匪輕事須
預定查有一切冕旒袍服之制旌旗甲仗之儀多臣
職掌及至莊誦 陛下明春舉行之 旨又值天下
大朝之期遠邇臣隣孰不喁喁向風思覩盛典知我
皇上必不失信於天下以共仰億萬年光裕之休而

法駕未備責將奚諉即或　聖斷已定宜示有日而
物料未具恐難卒辦倘蒙　陛下臨期下詰臣等臣
係屬該司死何逃罪矧臣深念國家根本之計萬大
於此臣民仰望之心莫切於此歷考　累代當今
皇子應立之期莫過於此是以蚤夜不寧寢食俱廢
干冒斧鉞實黎藿之朴忠而亦微臣之職分也伏望
皇上允如前　旨斷自　宸衷及時勑下該部再加
詳議如果臣言不謬先命具儀諏日上請欽定併行
諸司造辦一應物料庶事可預圖禮可時舉於我

皇上燕翼鴻猷爲益光矣

傳旨不實致悞羣僚乞賜罷歸以塞衆望疏

王家屏　大學士　萬曆十九年九月

臣方以患病在假調理忽於會揭接得同官臣許國一本爲衰庸不厭衆望四懇天恩特賜骸骨事奉聖旨册立之事朕自有定擬小臣激聒聽卿爲次輔正當調停處處反爲附和朕一時之怒言語急迫爲人臣者宜當忍受如何屢次求退以致庶政壅滯卿既稱痿疾准回籍調理着馳驛去病痊之日着撫按官具奏召用該部知道欽此臣不勝驚悚不勝震慄切

念閣臣輔導誼均一體有罪斥罰不宜異同臣與國
並厠機庭恊贊政務即頃冊立之事國與臣居平商
議數矣國始具揭時臣實贊之屬草揭既具臣實與
之連名其始謀同也上揭之日適值王事張有德疏
至矜恐事勢促迫尚在逡巡已見事機奏合難復延
緩其從小臣之後附和同也既自天威致厪譴責
不思調停度處從容轉旋徒以雷霆震驚不遑寧息
遂引罪自劾移疾求歸以致庶政壅滯其躭誤閣事
之罪抑又同也臣罪既與國同則罰不應與國異今

國既荷聖聖恩准其回籍乃臣太蒙罷斥尚此瓦全在國體非所以示平在臣愚能安於俘免況國今日之所請本臣前歲之所傳臣前奉德音業有成命國等不過遵 皇上之大信訂冊立之定期事匪無端言實有自今國等過聽臣傳宣之言遂干 上激聒之怒則所以誤國於有罪之地者始終皆臣之爲也臣不傳宣於前國何據以爲請臣不慫慂於後國之請必不堅由此觀之誤國於罪者非臣而誰且臣非獨悞國一人而已自傳 聖諭以來部科以回話奪

俸矣侍郎黃鳳翔以忤旨放歸矣近日言官如羅大紘鍾羽正等並以爭議冊期蒙　上譴責從此爭議愈衆譴斥愈多則何莫非　臣傳宣之不實誤之也又不獨誤大小臣僚而已以　皇上之美意既定而復搖以冊立之吉期既屆而復改所以誤宗社之大計者亦由　臣傳宣之不實致之也然則　臣之罪不但當與國同罷雖加以斧鉞竄諸遐荒猶未足以安九廟之神靈快四方之觖望也　臣憂危並致殃咎兼推委頓筐牀喘息僅屬謹伏枕力疾披控血誠伏乞

皇上垂憫迷宜兼察衰憊將國留用放臣早還或並
賜罷歸俾分任罪戾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國本已定復揺直剖愚衷以開悟聖心疏

錢一本 廣西巡按御史 萬曆十九年九月

臣接邸報見冊立元儲之事既有着改於二十一年行之旨又有再來煩擾仍定改於二十二三年之旨臣一見之不勝駭愕謂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之本爲戲如此者亦未有王言之如綸如綍乃展轉靡定反覆不一如此者夫匹夫無信不能自立矧在萬乘乘斯言也周幽晉獻之禍可以立覩臣竊爲 陛下危之然知 聖心蔽昧已甚臣即危言何能以動聖

聽請以明白無疑之義理敬爲　陛下一解其惑夫
父子至親長幼有序　明旨非不昭如日星然民間
士庶人之家凡善教其子者在五六歲已令從師讀
書今　皇元子年長十齡猶不使之出閣講學而僅
使刑餘以傳其字是　陛下之愛子不如民間士庶
人之愛子號爲至親者弗如是也　皇元子之母妃
而弟之母貴弟之母加於兄之母之上弟有不挾其
母之貴以加於兄之上乘號爲有序者弗如是也故
册立之章一日不蚤定　陛下以爲至親　九廟神

靈天下萬世之人心終疑其不親　陛下以為有序
九廟神靈天下萬世之人心終疑其無序夫使　列
聖疑於上羣情疑於下而　陛下獨自信其親獨自
信其序若可擬假　烈祖而無愧對天下而不作施
諸後世而斷然成其臣者之大信者無他不過欲效
我不世宗肅皇帝之所為耳臣以吾世皇雖壽不過
享國四十有五年何如文王受命中身亦享國五十
年何如商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享國五十
有九年又何如堯廿六即位在位七十年舜三十徵

肅宣三十即位在位五十年五帝與賢先期巽位三王傳子冊立教諭尤無不豫而且蚤享國享年皆過我世皇世皇之足法甚多不在冊立一事且 世皇嘗不預冊我 皇考穆宗皇帝也事在嘉靖十有八年二月 陛下不聞乎即使如期冊立 皇元子視世皇已過二年顧可再遲耶矧今日事體又萬萬與世皇時不同 皇貴妃寵過 皇后其處心積慮無所頃而不萌奪嫡之心無一日而不思爲援立其子之計此 世皇時之所無也凡子必依于母 皇元

予之毋壓於 皇貴妃之下貴賤懸殊體統迥異
陛下自長幼有序 皇貴妃曰貴賤有等倘一日遂
其奪嫡之心不審 陛下更何以處此 世皇時之
所無也景王就封止 皇考一人潛龍邸第今日章
服不別名分不正兼恣毋之寵而朝夕近侍毋又
覬予之立爲日夜樹功此 世皇時之所無也傳聞
謂陛下先發其言於 皇貴妃前皇貴妃執此爲信
以要 陛下如其無此事也則亦如傳聞之言或有
影響及今不爲斷制蠱惑日深異日剛斷日餒一日

事體日難一日此　世皇時之所無也　陛下柰何
法　世皇所無之事耶前者傳播　聖旨不許諸司
激擾愈致遲延由今觀之此非　陛下預設機阱以
禦天下言者之智乎推　陛下之意將使届期有一
人言及則佯爲不知以冀其遲延届期有一人言及
即禦之曰此來激擾我也着改遲一年明年届期而
又有一人言及復禦之曰此又來激擾我也定又改
遲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而後已庶得依違
遷就委曲遲延以全其衽席昵愛之私而曾不顧國

本從此動搖天下從此危亂臣以爲陛下之御人至巧而爲謀則甚拙也何也此等機智不可以罔匹夫匹婦之視聽而何能以欺天下萬世之人心臣請陛下速行收拾此等機心前之以二帝三王爲法近之卽以我 世皇爲法仍如前旨斷以來春舉行冊立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和氣充盈於四海歷年遠駕於三王 皇元子千秋我 皇上萬萬斯年雖堯年之一百二十舜年之一百有十未足與 皇上方軌也臣於諭相之疏已備深恐 陛下尚未洞然

開悟敢直陳其明白無疑之義理以俟　聖明採擇

又如此臣曷勝隕越待命之至

泰序方新儲教宜預乞端國本以慰人心疏

李獻可 禮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年正月

臣等待罪該科伏覩去年十二月內禮部尚書李長春等以建儲爲請奉聖旨冊典已有旨了况屢旨分明你等如何又來激聒改還遵着新旨行欽此臣等相顧欣忭舉手加額竊以爲冊典既決於二十一年則嗣令可以無復請矣已伏而思之冊立之典可以稍緩而待來年諭教之典不可以少停而虛今日則雖濡忍弗言而有所不容已者恭惟皇長子今年

巳一十一歲去古人八歲始學之期已踰其三過此則入大學時也設或蒙養之道尚有未端則作聖之功將何所賴蓋人之幼也志慮方新情竇未啓日以正言正事教之使之盈耳滿腹則薰陶既久自與性生不殊若及其旣長則私昵偏好潛滋於中衆欲羣咻交攻於外雖欲以正導之必不入矣此大學之教以須爲先而 臣等之所望於 皇嗣者今日爲尤切也嚮者閣部諸大臣及中外臣工無歲不以此爲請而聖心眷愛輙以氣體尚弱爲解 臣等不敢遠引請

質以近事本朝治平獨稱宣德弘治年間而 宣廟出閣講學時年九歲孝宗出閣講學時亦年九歲洎我 皇上以沖年踐祚講習最勤故以能聖德神功遠邁千古繇斯而談則幼而輔養其功獨多非不念其弱也正欲及其弱而教之也且出則有師保調護入則有內侍擁衛即一發言一舉足不得踰越則雖氣體未充何慮之有故臣等竊以為宜及今春孟羣吏會同多士計偕之際特須明旨令禮卿酌定儀注擇吉施行則內而吏並快覩外而羣國逖聽施及

蠻貊其誰不欣勸鼓舞以交頌吾君之子至於輔導尤宜極天下之選必能如周召史佚之徒以充其任而亦必擇孝悌博聞有道術者爲之不使一邪人得厠其間則所聞者詩書所見者道義而習與智長中道若性雖日有聲色貨利之誘盤遊畋獵之娛神仙土木之事日陳於前而皆不能移其已定之志而奪之矣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此之謂也若謂皇長子膚質狥齊無所事學然惟膚故可以作聖而惟學益可以充其質昔者文王之爲世子也雖生有聖德

在傳不煩而未嘗無傳今青宮毓德望之宜如文王
朝夕訓誨於以完其粹美之質而可以待徐徐云爾
哉或以爲內侍中有知書直道如昔時單吉其人者
亦可充輔導无非正論夫內侍雖知書不如講幄之
臣雖抱直道不如保傳凝丞足以起敬憚而消邪心
之爲愈也故陛下以其任內臣者任外臣敎之宮中
者敎之文華殿何憂不稱任使而必以委之巷伯之
倫秘之房闥之內哉夫匹士而有子資稍穎異則必
爲之延賢師使之習詩書禮樂以淑之撻之夏楚以

戚之無他凡思以為保家計也　陛下以天下為家
非獨匹士之任也皇長子以繼體為責非特匹士之
子之比也而保傅之教不先左右之選未預豈聖心
尚怨而未之思耶臣等愚昧竊為惑之故敢揭其狗
馬之誠以諭教為請伏乞勅下該部亟賜遴日施行
非獨臣等之幸實天下之幸宗社無疆之幸也

封還御批申救言官疏

王家屏 東閣大學士 萬曆三十年二月

今月文書官李文輔將下批紅本章內禮科都給事中等官李獻可等爲請儲教宜預事蒙御札親批冊立已有旨了這廝每又來煩激且本內年號錯寫顯是故違明旨侮戲君上好生可惡爲首的姑着降一級調外任用其餘各罰俸六箇月吏部知道欽此臣等不勝驚惕不勝惶悚伏念冊立大典屢奉 明旨業有定期大小臣工惟應恪遵成命不宜復有瀆陳

乃獻可等輕冐天威致干嚴譴臣何敢僭爲解釋但看諸疏詞內稱册立之典可少緩而待來年諭敎之典不可少停而慮今日則其意乃在請諭敎而非請册立也 皇上誠念諭敎當早則宜俯納其言即未合 聖心亦宜寬貸其過乃怒其煩激遽加降罰傳之中外寔駭聽聞使獻可等止以奏請諭敎遂此重懲若使奏請册立當加何罪竊恐嚴旨一出羣情驚異益起疑端衆口沸騰轉滋爭論嘵嘵煩聒當無寧時不將益溷宸聰而增 聖怒耶 臣 敢封還批札月

懇天恩俯伏乞垂憫狂愚特從矜宥姑准留中容 臣傳

布 聖意令其省悔愆尤則不怒之威嚴于斧鉞受

言之量速下轉圜矣臣不勝懇切祈恩之至

懇乞罷歸以全臣節疏

臣聞漢臣汲黯有云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每感斯言惕然內省竊自幸遭遇 皇上明聖誠使朝政無闕帝德罔愆即將順不為從諛緘默無嫌承意也乃頃年以來尨闒重閉五位深居晏安之

毒是懷兢業之衷漸替郊廟不饗而仁孝之念疎堂陛不交而君臣之誼隔天災物異之警罔徹宸聰民生國計之憂不關聖慮 皇上試省此心敬耶怠耶於治道得耶失耶 臣具員輔弼既不能婉導密規防君志未萌之欲又不能明諍顯諫扶乾綱將壞之樞曠職鰥官久當退避所以逡巡未去徒以被恩髙厚毫髮靡酬庶幾殫竭愚忠漸次匡正乃今數月之間請朝講不報請廟享不報請元旦受賀不報請大計臨朝不報臣犬馬微誠不能感回天意已可見於此

矣至於升儲大典　九廟之神靈共屬萬方之想望
惟懋即册立之期或可少待而豫教之舉委宜蚤圖
科臣所言未爲差謬　皇上即惡其瀆擾報罷足矣
甚則罰俸足矣何至降調外任乎旨意一出遠近驚
疑使道路之猜議横生宮闈之讒構交作其於虧損
聖德動揺國本非細故而已也僭請寛宥未賜允俞
且復遷怒申救諸臣槩加譴謫　臣誠不忍　明主蒙
咈諫之名清朝有横施之罰部科雖無妄之罪宗社
蓄不測之憂也循省慮庸終慙匡救若復依違保祿

瀆溷苟容正汲黯所謂從諛承意以陷主不義貽辱
朝廷者耳死且有餘僇焉願乞　聖恩亟賜罷歸俾
全晚節臣無任感激祈懇之至

第二疏

頃因科臣李獻可等疏請豫敎蒙旨降罰臣不揣輕
鄙冒昧封還意以事係儲闈不宜盛怒以損天親之
愛言出臺省不宜峻斥以塞忠諫之門乃爲　聖德
慮爲國體慮非爲獻可一人也揭請寬原未蒙俞允
方當退而補牘再瀝悃誠而科道諸臣申救獻可者

若鍾羽正張棟陳尚象鄒德泳等又巳得罪兩日之
內嚴旨疊出或奪其俸或謫其官方一旨調南京又
一旨調外任方一旨降邊方雜職又一旨削籍爲民
以至于孟養浩之廷杖一百則更慘矣雷霆橫擊風
日淒陰凡舉朝士紳遠方外吏見者無不喪氣聞者
無不摧心誠不意 聖哲之君有此舉動平明之世
有此景光而原其釁端由起則自 臣揭救獻可始是
臣
借諤諤之一士而反累濟濟之羣英爭降罰之輕
刑而反搆放逐之重禍眞善類之罪人淸時之戾氣

也用是自陳愚戇疏乞罷歸庶幾感悟宸衷消融
聖怒霅然開霽赦宥諸臣使之復還舊官勉圖報稱
則始雖因臣延累罹無妄之災終乃以過見原獲自
新之路臣雖退居壟畝向可以一去謝諸臣耳何圖
席藁累日未奉處分詢之同官乃知為臣具揭伏奉
聖旨訓臣希名不遂託疾故疏臣聞言惶悚負罪彌
深竊念名非臣之所希寔非臣之敢棄臣所希者期
皇上為堯舜之主而臣為堯舜之臣此之為名垂千
載有餘榮故足希也若犯顏色觸忌諱抗爭債事被

譴罷歸此何名之可希乎必不希名將使 臣 身處尊
官家享厚祿主德愆違而莫之救正刑政壞亂而罔
克匡維此可謂之不希名之臣矣而國家將奚賴焉
更使 臣 棄名不顧將逢迎爲悅阿諛取容雖許敬宗
李林甫之姦佞無不可爲是 九廟神靈所陰殛天
下萬世所唾罵也不但得罪于李獻可鍾羽正諸臣
而已豈當一日立于堯舜之朝哉伏望 皇上察 臣
戇愚本爲禍始將 臣 特賜罷斥以示首事之懲仍召
還降謫諸臣以釋株連之累庶善類無枉羣情不搖

臣感戴生成環草難報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第三疏

臣頃以揭救科臣致干 聖怒斥罰杖遣逮及多官數日以來驚悸不寧惶懼欲死甩兩疏乞罷未奉俞允忽于本月三十日伏蒙 皇上欽遣文書官李浚恭捧御諭邇年以來喜事小臣狂肆不道逞臆激擾姑以薄罰卿爲佐治見此要名不義之徒自宜調停冑處緩詞解諫却乃逕駁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禮體及聆怒起卿又不忍受假疾具疏文言求去朕想卿

眞欲以此挾君廢政沽名逸臥豈人臣之義哉且卿輔朕燮理贊襄佐治有年方今國務多艱卿恝然高臥此心可安乎卿旣有疾准暫假數日卽出入閣辦事卿宜欽承之故諭欽此臣謹焚香叩頭祇領訖伏念犬馬猶能報主葵藿尚克傾陽物類且然況臣具面貌而爲人受皇上作養生成之大德十年講幄六年政府卽天地父母未足比其恩慈雖粉骨碎身莫能伸其報塞豈不知將順聖意鎭戢羣囂可以全君臣喜起之休養中外和平之福而止以冊立一事

爭議數年矣在　皇上欽定冊期已有確然不易之
信在小臣數生激擾殊無帖然聽命之恭聖諭謂其
喜事逞臆此誠諸臣之罪不可掩也幸蒙薄罰臣但
當委曲調停從容緩解而封還御批致激　聖怒聖
諭責臣甚失禮體此臣之罪臣亦不敢辭但　皇子
於　皇上父子之親也冊立與豫教典禮之大也言
涉至親不宜有怒事關典禮不宜有怒臣與諸臣但
知爲宗社大計慮以盡言爲効忠而已豈意其激
皇上之怒哉使諸臣預知　皇上之怒必不敢激聒

宸聰使臣預知　皇上之怒必不敢封還內降而所
以敢激聒敢封還者正恃　皇上之聖明無一言之
不納　皇上之寬大無一物之不容也及見今數日
之內嚴旨疊出斥罰紛然臣乃始錯愕消魂戰兢落
魄自恨以為忠非素著志未上通而謬襲引裾之跡
期收補衮之功以致一言不投萬事瓦裂譬之僨轅
之犢不可復乘敗羣之羊所宜亟斥自不能一日安
于其位而豈敢文言求去挾君廢政哉伏荷天言切
責謂沽名遂欲大非人臣之義所宜且溫旨慰留念

贊襄有年當以國務之艱爲慮替參斧鉞總屬皇恩雨露雪霜何非至教臣誠不勝感激流涕佩服銘心惟是孤忠獨立之身抱平愚不移之疾俯循深痼恐非數日之假可痊望乞生全是以一朝之褫爲幸臣無任激昂瞻戴之至

第四疏

臣輔理無狀罪戾交叢伏蒙聖度涵容宸章宣諭感承高厚省訟迂愚固冀收復驚魂支撐病骨勉供任使殺竭驅馳而旬日以來憂懼相乘宿痾劇發精神

慣亂坐臥靡寧脾氣積傷飲餐並廢濕痰流注腰股不能屈伸鬱火上攻頭目時作眩暈延醫診視咸謂疾居骨髓非鍼石之可攻患切膏肓將晷漏之難保少年易盡雖萬死不足深憐殘喘幸存即一息尚希大造既寬之斧鉞之下宜全之溝壑之中蓋山澤善藏夫疾汙惟雨露曲滋于枯朽 臣 用是呻吟伏枕痛苦呼天冀察危衷早容休退別遴鴻碩俾佐熙明庶恩禮有光於聖朝庸劣免妨於賢路 臣 無任悲鳴祈控之至

第五疏

該 臣 以抱病曠官四乞休致延候旬月未蒙允俞憂懼滋殷病勢增劇竊惟 皇上至仁天覆盛德春生即草木蟲魚尚將關其欣悴若罷癃殘疾罔不軫其顛連況 臣 叅侍禁庭積有年歲一動止喘息莫逃鑒臨乃夙嬰深痼之災漸迫衰殘之候胸瘍外蝕腹疾內攻榮衛僉虛肌膚日削而下情屢控天聽彌高臮今委頓筐牀雜試鍼石心作冰而乍火形非鬼而非人兼以妻子俱還湯水不給空廚寂闃羇旅蕭條徒

以了殘痾軀靠一二如瞶如聾之僮僕垂亡性命託三五暫來暫去之醫巫此臣所以懷故里而傷心叩嚴閽而乞骨者也伏望 皇上垂覆憫之弘慈全生成之大德俯憐危困早准退休庶倦鳥知歸特荷恩于解綱困禽見放將圖報于銜環臣無任激切哀懇之至奉

聖旨覽卿所奏情詞懇切既有疾准回籍調理着馳驛去吏部知道

請建　儲宮以隆大本疏

于慎行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萬曆十八年正月

恭惟我　皇上丕膺　天眷誕育　元子及兹新歲已屆九齡臣等方齋沐卜期具疏候請隨於正月元日恭聞　宣召輔臣特承面諭　聖慈温藹倫序昭然且因　皇長子出見仰窺冲姿岐嶷睟表克盈二時大小臣工轉相告語莫不舉手加額誦曩之仁又莫不雷忭嵩呼祝　皇上熾昌之福臣等備官典禮快覩群情尤不勝蹈躍歡欣以俟　嘉命

恭惟　皇長子膚齡漸茂英識初開稽之成法已踰
受册之年考之舊聞又及出閣之歲誠宜亟須大號
早正鴻名使左右前後之人各分責任出入起居之
節咸有法程因而置講讀之員備詩書之教以養成
德器開發聰明此　大聖人之作爲所以重國本而
端儲訓也况今蒼震肇祥允符時令天人交贊默協
宸衷竊意　九廟聖靈擁持有自亦恐　兩宮慈念
屬望多時則今日格　祖承歡之孝亦無有大於此
者伏望　皇上深惟大計早發　德音勑下臣等將

冊立大禮擇日具儀上請舉行并查出閣請旨舊例次第題請將見　國本以豫建而重聖功以蒙養而成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端在是矣臣等不任懇切祈請之至奉
聖旨父子至親長幼有序朕見質體尚弱爾等如何紛紛煩擾意欲離間乎這所奏知道了還候旨行

恭請　聖駕親承　郊廟大祭以重祀典疏

于慎行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萬曆十八年九月

臣等竊惟國之大事莫重於祀典祭之常經莫先於郊廟古先聖王所以欽天格祖報本追遠用是道也
逌我　列聖相承重祠敬祭　南郊大報每歲親行
太廟祫饗四時不輟所以上膺　昊眷仰格明靈時和年豐內寧外謐而肇億萬年之盛治有由然矣及
我　皇上冲齡嗣服崇護　聖躬即位三年方親郊祀蓋一時權宜之禮也不謂自此相因遂成疏節間

三四歲始一親行及自丙戌迄今又越四年未舉親郊之禮至於太廟時饗自登極以來未嘗輟免惟去歲孟秋以聖體珍攝遣官暫代至今祼獻不親亦經大祭矣雖皇上仁孝素積誠敬允孚明德之馨無假殷薦然非欽天格祖之禮也記曰惟仁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謂之嚮者言心有專嚮而躬致其誠信也若以事帝之禮而使卑者承之則分不相及以事親之禮而使疎者將之則氣不相屬皆非所以嚮之矣而欲

望　天地居歆與　祖考之右饗其將能乎孔子曰
吾不與祭如不祭正以攝祭之備文不如親祭之盡
志也臣等每當大祭陪列班行竊見代獻之臣踧踖
而將事祝蝦之史倉皇而告成測坤漠之降臨想穆
清之對越於　皇上饗帝饗親之心得無有惕然而
不寧者乎且臣等聞之古者天地災異則有策告之
文年穀不登則有祈祝之典治軍討罪則有類禡之
儀歆至薦勳則有受脤之禮何也人君奉天地之祀
承　祖宗之統其精神命脉無二一不相流通而休咎

禍福無一不相感召故祭有報有祈所以協神人之助承上下之庥非爾文也邇年以來南北各省水旱相仍癘疫交作流離殍殣所在凋殘即今一歲之中臨洮地震城堠夷爲丘墟羌虜寇邊軍民厄於烽燹此皆天心仁愛所以警告 聖明而 九廟神靈亦必有戚然顧念者 皇上方將爲元元請命於 上帝爲國家祈祐於 祖宗而明禋大典不躬厥事將何以感通靈貺錫福兆民乎伏乞 皇上暫勞起居恪修祀事先於孟冬朔日親饗 太廟繼以仲冬至

日親祭　南郊以荅　上天錫祐之仁以慰　祖宗
默相之意則三靈之祉歡欣交通萬姓之心鼓舞悅
懌菑害不作嘉應駢臻澤被綿區慶流罔極惟　皇
上少留意焉臣等待罪春曹職司云禮今方飭莛祠
宮祇候　聖駕但恐臨時遣代奏請無及輙敢披瀝
欵誠先期上懇伏乞　聖明俯垂允納不勝幸甚奉
聖旨廟饗大典朕當躬親對越豈有推託但朕夙疾
未獲全愈今次已有旨遣官暫代郊典臨期奏請候
旨行這所奏知道了

請立　東宮疏

于慎行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萬曆十八年十月

竊見　元子巳長冊禮未行近該臣慎行等於本月初一等日三疏上請又該臣纁等於本月初九日合辭上請恭候　明旨再浹旬矣邇日接得皇親都指揮使鄭國泰揭帖亦為前事兩疏懇請大小臣工方切欣望以為　宗社大計斷自聖心戚畹之臣能承德意可以仰見宮闈助成之美矣乃亦奉　旨報餙未賜俞音豈　皇上以國家大禮欲允於群臣之公

議而不欲行於戚臣之獨請乎此尤臣等所大願也夫聖人舉事必順人心人心所同即天意所在册立之禮自閣部臺諫諸臣前後疏請不啻數十上矣群臣之言猶云遠也腹心之臣言之則其地密矣大臣之言猶云疎也肺腑之臣言之則其情親矣外廷之言猶云淺也即國泰䟽中有云 皇貴妃跪泣而諍之其念深矣至此而 天聽猶高此臣等所未喻也夫人之至情莫親於父子人主之自計莫重於社稷羣臣爲 皇上而親 元子孰與 皇上之自爲燕

翼謀羣臣爲　皇上而重社稷孰與　皇上自爲宗
社計則今日之舉亦何待臣下之請而後决也乃臣
等惓惓不已者誠以國本不可不豫建儲訓不可不
豫端倫序已明　聖衷久定何若早立一日之爲安
睿齡漸長諭導當修何若早教一年之爲益　且以
皇上之聖明閱天下之義理深矣歷觀前代史籍亦
有忽輔翼之具而貽治安者乎近考　祖宗成法亦
有及就傅之年而無位號者乎顧　皇上之熟計之
也臣等恭聞　成祖之時　太子侍前　太孫侍後

憲孝之世　慈闈在上　儲宮在下其時和溢宮廷
慶流海宇乃國家熾昌隆平之福也以　皇上之德
祗承天眷將兼而有之矣夫　皇上秉籙膺圖握萬
年之治於上而　皇子問寢視膳修三朝之禮於前
以承　兩宮之歡以奉　九廟之祀此　宗社之崇
禧神人所想望也　皇上亦何所猶豫而不亟圖耶
臣等叨荷厚恩義關休戚欲懇　聖聽既不敢為虛
文塞責之辭仰體　聖慈亦不敢陳深憂過計之語
惟望　皇上俯順群言早頒成命以上承　天意下

慰人心開有道之長延無疆之祉天下幸甚臣等幸甚奉
聖旨建儲之事屢有明旨如何又來瀆激奏擾其立序以定已不知爾等為失臣的每每催激早立但遲亦是立早亦是立不知早立何意遲立何意不知爾輩心為何使雖皇貴妃跪泣諍立之言可不言牝雞晨鳴惟家之索這立儲之事還候旨行不必以煩言間離天性

自陳典禮失職乞賜罷斥以明分義疏

于慎行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萬曆十八年十月

臣等以疏請册立未蒙 俞允與同院部諸臣會疏再請伏奉 聖旨云云欽此臣等恭誦 綸音惶悚股栗無地可容然一念犬馬微忱終不敢以天威嚴譴遂止而不請也臣等聞自古以來皆以建儲之禮爲 宗社之大慶錫胤之祚爲人主之上福故多壽多男封人以祝其君宜君宜王詩人以誦其上蓋爲此也今大小臣工受恩深重 元子膚齡已茂儲位

尚虛所以再三疏請正欲延　皇上家國之福衍
皇上本支之慶以祈　聖心之悅懌以介　聖體之
壽康蓋雖章奏未免頻煩詞容或過切而一念忠
君愛國之心則未有不出於至誠者若謂有所爲而
爲有所覬而發則爲臣如此不惟不可以事主而刻
於班行亦不可以爲人而容於天地矣況臣等待罪
禮官係關職掌及時不請責有所歸屢瀆　宸聰乃
其官守也然長幼之分叙定已久有　祖宗之家法
著在謨訓有　皇上之明旨布在華夷遲早之間似

無容慮而臣等亟請舉行者惟以早立則侍從可簡
而起居調護之人各有專責早立則諭導可修而詩
書弦誦之習不至過時早立則位號定而禮節易行
早立則人心安而煩言可省所以體　皇上受子之
心成　皇上教子之益也豈有他哉惟是臣等志識
愚昧才望輕微既不能攄款款之誠以感動　聖聽
又不敢持容容之計以曲順　聖心有如時日之內
成命必須自當祗候舉行以襄大禮倘猶曠時歷月
明旨未發必須竭誠申懇不憚再三則臣等憤激之

罪益不可解而失職之責益無所逃矣伏乞　皇上先將臣等亟賜罷斥以為失職之戒別選賢能使之候行大禮則　朝廷之慶也有光而臣等之分義亦明矣然臣等竊有懇焉　皇上以堯舜之聖御喜起之朝在廷諸臣孰敢不精白一心畢忠竭慮求稱任使而以煩瀆之迹蒙不測之疑如此令群臣之心何以自安此非聖世所宜有也至於　皇上天性之愛不惟外廷之臣無從離間即左右近習亦誰敢不畏祖宗之法而有所窺伺惟是宮闈之內形迹易生凡

百言動亦有不可不愼者詩謂君子無易由言耳屬
于垣正謂此也伏惟　皇上推至誠於臣下宣至愛
於宮廷使家國上下之間歡如一体蒸爲太和以弘
宗社無疆之福臣等退伏草澤有餘幸焉臣等不勝
惶懼懇祈之至奉
聖旨爾等既言長幼以久奉明旨已定矣如何屢屢
催激迨無虗月且至言稱乎職典邦禮其於要君疑
上淆亂國本亦難逃責姑各罰俸三個月

請立東宮疏

于慎行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萬曆十八年九月

題爲册立大禮 諭旨已明仍乞早示定期以便恭候事本月二十六日該内閣傳奉 聖諭朕覽卿昨者所奏揭帖欲討二次輔陳謝本朕已發之朕思卿等爲國輔弼大臣托以股肱之任前者諭旨着卿等傳示諸司以釋衆惑非以詆毁卿等而卿等受兹委托朕正賴卿等與朕分析以解淆亂卿等豈可自生疑貳紛紛求退朕又思卿等欲以去留之術要挾於朕

朕恐此非為臣大義卿可傳示朕意着二次輔丞郎
入閣辦事不必又有指摘陳辭至於冊立之事朕以
誠實待天下豈有溺愛偏執之意必待過十歲朕自
有旨冊立出閣一併舉行不必煩言催瀆今諭卿知
之欽此臣等竊惟建儲之禮在群臣之懇請固已披
肝膽而無餘在　明旨之昭示亦如昭日月而無隱
矣然而天下人心尚未能確然無惑者徒以長幼之
倫雖有定序而冊立之舉尚無定期也乃茲始奉
聖諭云必俟時月繼奉　聖諭云待過十歲則有舉

行之日而非復猶豫之辭自此天下之心當曉然知
聖意之所定而無復消惑而在廷之臣亦幸 皇上
之能亮其誠而無所疑貳矣然臣等之意猶以爲
皇上欲布大信則莫若早息群言欲止群言則莫若
早須明示今云必俟將月則將月之外必有請者云
待過十歲則十歲之首必有請者不惟臣下煩聒之
語爲 主上所厭聽而 聖躬靜攝之中日聞瀆奏
亦臣等所不安也倘蒙亟布 諭旨明示定期使諸
司備其條物禮臣考其儀章以俟 成命而奉行焉

則人心益定群言自息而臣等一二禮官亦有辭於
天下矣昔唐臣陸贄有言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
情不通於上則君疑若上無可信之實則情必不宣
於下而下有無已之瀆則情愈不達於上是下之惑
滋甚而上之疑愈積也以此施於吉祥之典見於昇
平之世臣等懼矣臣等近因具疏自陳致蒙 天譴
祇宜席藁待罪敢復有言但思臣之事君如子之事
父子有諫而父不從必起敬起孝悅則復言臣有請
而君不納必至再至三悟而後已況臣等累疏懇請

旨口披瀝無非體　皇上父子之情爲　皇上宗社
之計若蒙俯亮誠悃曲賜聽從即三黜不辱九隕無
悔如以忤　旨而袖手待罪而結舌則　朝廷置股
肱卿佐之臣將安用之惟　皇上垂聽察焉

欽奉　聖諭疏

于慎行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萬曆十八年十二月

十月二十九日該內閣遞出揭帖文書官李浚口傳
聖旨傳與兩京部寺科道等官册儲事明年傳各該
衙門造辦錢糧後年春舉行册立再不許諸司激擾
愈致遲延欽此又該補臣申時行等面會臣等備宣
聖意謂諸臣不復瀆擾即於後年春决然舉行如復有
瀆擾定不依從反致延遲臣等不勝悚惕不勝忭蹈
仰惟　皇上慮切鴻圖慈深燕翼宗社之計　聖斷

決於一言綸綍之頒歡聲徹於萬衆　大聖人之作
爲信出尋常萬萬也誠如　聖諭則國本已定人心
已安大小臣工亦惟仰若日星而欣誦益遠亦皆信
如金石而疑懼盡消矣更有何逆激之辭敢上擾
穆清之聽乎臣等謹已恪遵　聖諭候旨舉行猶恐
遐邇諸臣未及盡喻復有陳奏以瀆　宸聰即將前
項傳奉　諭旨通行傳示兩京大小衙門使之咸睹
綸音仰体　聖念以鬯達歡忭之氣而慰安忠愛之
心謹具題　知

請立東宮疏

于愼行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萬曆十九年九月

竊惟冊儲大典奉有去年 聖諭臣等方候舉行適因小臣瀆激致緩吉期一時人心皇皇莫知所措然臣等以爲冊立之期定於二十年 皇上之本心也非因群臣之請也其欲改於二十一年非 皇上之本心也乃因一二臣之激而發也不知 皇上眞以此一二臣之言而欲緩冊期耶抑姑以重一二臣之罪而未欲即改耶臣等旬日以來未敢遽奏蓋欲候

聖意稍平人心漸息輔臣從中客懇或有轉移乃連
日恭覩　聖諭則輔臣之調停未蒙允亮而小臣之
煩聒益冒威嚴誠恐大典之稽人心益惑臣等幸備
大臣與有餘責敢以天理人情之至爲　皇上陳之
夫父子之親天性之至愛也册立之禮　宗社之隆
福也　宗社之大計與臣下之一語孰重孰輕　九
重之愛子與一介之愚臣孰親孰踈輕者發而不當
譴之可也柰何以所重者持之踈者言而不合罪之
可也柰何以所親者禦之萬一傳聞之曰妄有揣摩

宮闈之間少生形迹 皇上獨不爲 元子計獨不爲 宗社計耶夫天道非信不能運四時君德非信不能御四海故信者人君之大寶也 皇上去歲之旨許於明春 天地祖宗聞之在上百官萬姓聞之於下乃以一時喜怒致有遷延是 皇上之成言不足爲金石之固而小臣之激瀆反能爲山岳之移也當此國事多艱之日人情易動之時而使 詔旨不信於臣民德意不孚於遠近臣等有不勝其懼者矣且臣等聞之制命在君奉命在臣今以激而致大典

之遲者臣下之罪也然欲使之不遲則在　皇上以激而致大典之誤者臣下之罪也然欲使之不誤則在　皇上激聒煩瀆以壞褻清之聽者臣下之罪也然欲使之無可激聒無可煩瀆亦在　皇上奈何以易處之事體而示不斷之形以易息之人言而成難杜之口此臣等所未喻也臣等受恩深重誼關休戚祗見先朝成法未有年過十歲不行册立者亦未有年過十歲尚未就學者此乃　祖宗億萬年之統緒之根本國祚安危之所關君德隆汚之

所係若束手坐視緘口無言不惟得罪於　皇上抑
且得罪於　祖宗得罪於萬世矣即　皇上一時優
容不加罪責他日　聖心開悟必究臣等不言臣等
即伏斧鑕何辭以解是用合誠上請伏闕待　命伏
乞　皇上斷自聖心請諸　聖母亟勅臣等禮部仍
遵前旨預行造辦俟新年春月擇吉舉行以綿萬世
宗祊之福以慰四海臣民之望臣等即蒙嚴譴亦不
敢辭臣等不勝伏地籲天懇切祈請之至

建儲有旨聖諭倏更乞行前旨以安人心疏

于孔兼 禮部儀制司郎中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

萬曆十九年八月　皇上有旨云冊立之事着改於二十一年行欽此今喜屆期臣案呈本部尚書羅萬化等業已具題方在候　旨倏于本月二十六日捧到　聖諭朕所生三皇子長幼自有定序但思祖訓立嫡之條因此少遲冊立以待皇后生子今皇長子及皇第三子俱已長成皇第五子雖在弱質欲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爾禮部便擇

日具儀來行欽此臣跪受捧讀既喜　皇長子出閣
之有日又嫌　皇長子冊立之逾期夫元儲立嫡
祖訓固自昭然歷考　祖宗以來並未有虛東宮之
位以俟嫡子者也待中宮生子聖意豈不懇至而逖
稽詩傳宮闈之中鍾鼓之樂必若文王之於太姒而
後有嫡立嫡為可望也此　皇上當自知之非臣敢
預聞也昔年　皇上正位東宮年甫六歲比時
仁聖皇太后方在盛年　穆宗莊皇帝曾不少待止
薄於夫婦之倫哉所重在宗社故所急在立儲此

皇上親身目擊之事今豈不在記憶中乎且臣聞中宮聖德比於太姒保護元子過于己生　皇上肯慨然冊立則中宮之喜建元儲必有甚於　皇上之眷戀中宮者三復勅諭無非至理無非至情臣下豈容私議煞屢奉　明旨今年冊立今日改封事體毋乃未妥乎關臣職掌不得不言而又不敢不言蓋欲仰成　君父之大信匪徒自刖微臣之職分也伏惟皇上念地逼則生嫌恐啓將來之隱禍禮殊則分定可消覬覦之邪心宜申明舊旨兼行新諭建儲封王

一時並舉如嘉靖十八年故事則上不失　法祖之孝下可釋人心之疑詎非宗社無疆之福哉

三王并封關係宗社安危甚大乞遵祖制亟舉

冊立大典以光聖德疏

朱維京光祿寺寺丞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

臣以一介草茅荷蒙聖恩錄用尸素有年媿無以報

連年竊見朝紳之譚道路軍民之祝與四海九州

喁喁之望惟在早建元良一事而在廷之臣批鱗苦

爭亦不知其幾臣彼時仰欲冒昧一言顧以皇上

英特高出千古必不肯變易祖宗之成法且閣部

大臣必能宛曲回天以濟大事臣又見聖諭有冊

立之事改於三十一年行之旨以此不敢出位妄言
日惟翹跂青陽之至以快睹青朝之盛舉而已頃者
閣部該科至期遵前旨上請未報忽於本月二十六
日接得 聖諭朕所生三皇子長幼自有定序但思
祖訓立嫡之條因此少遲冊立以待皇后生子今
皇長子及皇第三子俱已長成皇第五子雖在弱質
欲暫一併封王以待來年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爾禮
部便擇日具儀來行欽此臣 讀之不勝駭愕竊思此
一舉也社稷安危所關王德隆汙所係萬世貽謀一

時伏機俱在於此此而不言則爲欺君爲誤國今閣臣已奉諭擬勅矣部臣亦逡巡奉行矣臣安敢避位畢言高之罪而不爲皇上一陳之臣聞信者國之大寶故語云敬事而信又云信如四時匹夫自好且不肯使不信於人况堂堂天子之尊赫赫綸綍之重而可不信於天下後世乎往者聖諭有二十一年冊立之旨今忽改而爲分封之詔夫分封冊立二事也皇子諸王異等也諸臣所請者冊立之前旨而皇上所頒者分封之新令是以皇上悖前旨而更新令

臣民仰望之心謂何人主大信之道謂何夫剪桐向
事而史佚以為天子無戲言況大號久頒臣民胥仰
豈戲言而可悖之傳之海內書之史冊天下後世以
皇上為何如主耶故臣願 皇上之示大信於天下
也臣又惟本朝家法最為嚴肅二百年以來 聖子
神孫守而勿失雖有超世之材曠古之見亦不敢分
毫逾者此我朝之盛德神功度越千古良有以也
聖諭謂立嫡為祖訓誠然誠然竊聞立嗣之道以嫡以長
此不但我朝 祖訓為然唐虞三代以來有道之君

孰能外之但謂少遲册立以待中宮之生嫡則 祖
宗以來實無此制臣萬萬不敢以爲然也臣歷考本
朝 宣宗之立則以洪熙元年 英宗之立則以宣
德三年 憲宗之立則以正統十四年 孝宗之立
則以成化十一年皆近不過三四齡遠不過四五齡
而即立維時中宮正位嫡嗣皆虛而 列宗曾不少
待以稽盛典此 祖宗創業垂統深謀遠慮正聖子
神孫萬世所當取法者即 皇上册立亦在 先帝
六年之春近事不遠芳規具在 皇上何不取而證

之也且大聖人作爲萬代瞻仰後世則法　祖宗朝
無少遲以待嫡嗣之典而獨自　皇上發之則後世
子孫將籍以爲口實其流之弊殆有不可勝言者臣
竊爲　皇上慮之也臣又私料三王並封之意或
皇上有鑒於　世宗皇祖末年之事殊不知　世宗
皇帝未嘗不舉冊立之典查得嘉靖十八年　世宗
手勅冊立東宮太子並封二王同在一日冊文儀注
載在國史班班可考至於末年盛典久稽乃嘗歸太
臣不能引君於道至今縉紳譚之猶爲扼腕豈一世

計恪遵列聖立長之規大渙綸音收回成命照十六年前旨舉行冊立大典如或以皇次子三子亦當分封請查照嘉靖十八年事例與冊立元子一並舉行則九廟之神靈以妥四海之延望以紓而萬世瞻仰聖德日月之更四時之信豈漢唐以來之英君誼辟所敢望萬一哉臣一念愚忠干冐天威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儲位必當早正諭旨難以再更疏

張貞觀 禮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

臣等辦事該科見禮部接出 聖諭朕所生三皇子長幼自有定序但思 祖訓立嫡之條因此少遲冊立以待皇后生子今皇長子及皇第三子俱已長成皇第五子雖在弱質欲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爾禮部便擇日具儀來行欽此 臣等捧誦再三于三王之並封也嘆我 皇上篤父子之愛於嫡長之預別也嘆我 皇上杜覬覦之萌而於

中宮之待育也又歎我　皇上厚夫婦之倫方將順
稱慶之不暇又何容置喙第以昔日冊儲之原諭與
今日封王之新命反覆合而思之則甚有不能無疑
者事關職掌不得不昧死為　皇上一披其愚蓋懋
建元良關國家之大本令出惟行係王者之大信自
我　皇上有二十一年舉行冊立之旨而中外臣民
蓋罔不歡欣踴躍頌　皇上之隆此大本又罔不翹
首跂足冀　皇上之成此大信矣乃今屆踰期　臣等
隨部臣相繼以請方傾耳　睿旨之宣拭目盛典之

舉而　諭旨所頒乃至以中宮爲解並封三王況展
所稱冊立者迥異得非謂　皇后敵體　聖躬英齡
方茂倘即令已正儲宮而過後復有誕育事難爲處
乎臣等切考　祖宗以來中宮有出則立嫡而庶不
敢干中宮無出則立長而幼不敢紊相傳二百餘年
守爲家法蓋惟聞虛中宮而定儲位未聞懸儲位而
待中宮者如　仁宗之立　宣宗也以元年　宣宗
之立　英宗也以三年　英宗之位　憲宗也以元
年　孝宗之立　武宗也以五年　烈聖所立者非

皆嫡出也乃冊立之典多舉於御極之始則中宮之
年豈必過生育之期而何　列聖為儲宮計獨不為
中宮計哉蓋亦謂　祖宗一代之家法必不可變故
也寧惟　列聖即我　皇上以六齡受冊方當　先
帝之立一年時　仁聖皇太后之英齡固正茂也在
先帝嘗未以　仁聖皇太后久虛儲宮在廷臣亦未
敢以　仁聖皇太后而緩請冊立蓋總之守此家法
耳何獨至我　皇上乃過為中宮慮而不為儲宮慮
哉又冊立之章自萬曆廿四年以來無歲不下亦無

歲不數上蓋歷八年於茲矣而　皇上之諭不曰候
良行則曰欲過壽節舉行十九年二十年所謂着改
于三十一年行冊立出講一併舉行則又宸斷獨裁
確乎不易者　皇上而果以中宮爲念何累年無一
言及之而今忽以此爲辭耶即在　皇上止爲中宮
原無他意而宮闈之中開此釁端萬一有揣摩意指
巧希寵策之功者其隱憂所伏尤非臣之所忍言矣
再稽我朝二王並建惟　皇祖肅皇帝嘗一行之實
嘉靖十八年與　莊敬皇太子同封初未嘗以　皇

太子與之並封爲王也而當時　莊敬皇太子實皇
貴妃所出曾亦未有暫封爲王復候中宮之旨蓋誠
不欲開釁端以滋禍階也　皇上事事取法　皇祖
而奈何建儲一事顧獨以中宮爲辭而欲待　皇祖
之所未待哉蓋論夫婦之愛則中宮重論宗社之託
則儲宮重我　祖宗不以閫帷衽席之情而易　宗
廟社稷之計故不因中宮之無所出而令儲宮之有
所待此國家常享長君之慶而一代之典所以度越
百王又何可自　皇上而一　朝遽忽之乎況屢定屢更

何以取信天下也切謂　皇上此舉近之非所以定
國本遠之非所以成王乎上之非所以遵先世之典
章下之非所以垂一代之法守蓋無一而可者大君
成命要於其當無不可使易也不則刻印銷印適足
以明　聖心之無我耳伏乞　聖上守　祖宗之家
法遵　先帝之成憲爲宗社計永圖勿徒以中宮爲
諉託爲國家愼却顧勿徒以並諭具儀諏吉早正皇
儲之位倂舉二王之封一如　皇祖十八年故事業
大本以定大信以成而億萬年無疆之祚自此培之

有永矣

恭撰條議以便聖覽疏

史孟麟刑科左給事中萬曆二十年

臣惟册立大典貴恊輿情羣言僉同即爲至論自正月二十六日聖諭肅下人心悚惶卿僚大小諸臣前後數十餘疏蓋以必不可行之事創見於今是以大不得已之心共激於義誠恐聖覽未遍封章撮其總歸條爲問答竊佐萬年之計敢希一夜之覽問曰元輔王錫爵所擬待嫡封王聖諭是乎答曰非也朝廷舉動必守祖宗家法而爲後世慮深遠

祖宗朝東宮無待嫡之條元子無封王之例重儲貳先正名繫人心也乃不立長於今日而待嫡於將來欲令皇長子與皇三子皇五子並封爲王輕國本紊名分壞祖宗家法遺子孫隱憂無大於此問曰信如東宮不待嫡元子不封王則世廟晚年不建太子而皇考穆宗以裕王登極斯何以稱焉答曰查得嘉靖十八年二月朔冊立元子爲皇太子第二子爲裕王郎皇考第三子爲景王是皇考非以元子爲裕王同太子而封王者也皇祖蓋立太

子於初年非晚年而猶不立也是豈可爲待嫡封王
者例乎問曰然則　祖訓立嫡之文何以答曰詳讀
祖訓法律全文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
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若姦臣棄嫡立
庶庶者必當守分勿動遣信告嫡之當立者務以嫡
臨以君位朝廷即斬姦臣按此乃藩王入繼大統如
皇祖故專非繼體承祧者比援之則悖　祖訓也臣
下引之則誤　皇上也且嫡長並重有嫡立嫡不聞
無嫡而待嫡無嫡立長不聞有長而虛長必若無嫡

而待之將置長於何地而定儲於何年問曰然則無待嫡者乎答曰藩王有之　祖訓職制條曰藩王嫡長子年及十歲朝廷授以金冊金寶立為王世子如或以庶奪嫡輕則降為庶人重則流竄遠方如王年三十未有嫡子其庶子止為郡王待王與正妃年五十無嫡始立庶長子為王世子是藩王待嫡之例也

問曰親王可以待嫡而東宮不可以待嫡何歟答曰是　祖宗憂天下之深也宗藩無民社而重統緒重統緒故長不可先嫡無民社故嫡可待而世子可緩

至於朝廷則不然天子爲宗社生靈主太子副天子
爲宗社生靈主儲位不可一日虛天子不可一日無
副故帝王即位即立太子嫡子未生即立長子誠謂
前定可以守法不前定則爭且亂安危係之耳且考
之藩例元妃之後有子不復繼室繼選之妾有子不
復稱嫡即藩王亦何嘗不重長哉今以東宮而援繼
統之條天子而襲藩封之例其遵 祖訓耶非耶無
乃非 祖宗憂天下之心乎問曰嫡之不可待既得聞
命矣元子不封王亦有說乎答曰有天子繼體之亂

稱子稱孫故名皇太子皇太孫若曰以子孫而承
祖宗也非爵之也別子則王之王必繫之以地蓋爵
之官而胙之土俾稱藩臣今　皇上繼體者元子也
不可爵其可王王則卑元子亦卑　皇上　皇上所
有天下皆元子有王之則當以何地王之故皇三子
皇五子可封而元子必不可王也問曰允若此則元
輔所擬　聖諭誤矣其所引元子拜嫡之說或可權
宜行之而奈　皇上不聽何答曰非也誠　皇上所
謂非光明正大之道也蓋中宮敵體　皇上有子則

已子爲嫡庶子爲庶無子則凡子皆子而長子即嫡何待拜而後子乃爲太子耶秦異人之拜華陽漢惠后之子少帝典冊所著指爲厲階柰何以漢宋一二偶爲之事爲國朝創一家法貽後世利幼抱養之釁耶問曰是無難知然則　皇上曷爲而權宜元輔曷爲而曲引廷臣曷爲而固諍　皇上曰彼誣元輔曰蒙謗意其有隱情歟幸畢其說答曰　皇上元輔之意廷臣何能知顧連署而爭累章而懇非爲　皇上一身非爲元子一王非爲輔臣一旨誠恐作法自今

流弊無已倘嗣此以還代無嫡出則代無東宮長子非太子則凡子皆太子矣寧保無詐稱遺詔更爲賜書如趙高之禍秦者乎寧保無貪立幼年禁中定策如閻顯之禍漢者乎寧保無積愛成嫌投懷希寵睥睨儲位如魏王泰之伺承乾乎寧保無秘語不售搆獄株連危言惑上如李林甫之誤玄宗乎寧保無片紙出宮中乘其倉猝援立所厚善如司馬光之所慮者乎寧保無羣小窺伺耳屬於垣樹功藩邸如李泌之所懼者乎有一於此誰任其咎試使皇上而念

及必不忍子孫有此元輔而念及必不忍　皇上有
此廷臣而念及必不忍　皇上聖明元輔膺眷相與
計安宗社而有此獨目前計也乎哉而觸忌諱甘斧
鑕以爭也問曰然則奈中宮何答曰　祖宗朝立長
者非自今矣長子不過數歲即立立時中宮俱在盛
年而當時不聞以嫡母壓長晚年亦不聞以嫡出兩
儲宮闈中自有家法　皇上豈不明之則以一時宮
闈之情較之萬世宗社之計理則不敢忍於萬世宗
社之計而不忍於一時宮闈之私情亦不敢　皇上

豈宜以此貽子孫元輔豈宜以此誤 皇上易曰主器莫若長子傳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賈誼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蕩柰何以天下爲戲屈建曰楚必多亂一兎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此生魯漆室女曰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魯國有難身必與焉夫處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不據理執經明大義以杜禍始而徒以兒

宮爲解以封王爲權待不必然之嫡遲十二齡元子
册立之期壞　祖宗二百年一定之法是怨王器悖
正名綏教諭之義啓振蕩之端無漆女憂魯之心而
犯屏建逐兎之戒拂人心誤國計甚矣問曰然則何
道而可答曰昔宋太宗謀建太子於寇準對曰　陛
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廷臣不
可也唯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太宗首肯而　仁宗立
英宗爲太子韓琦力賛不疑帝竟付中書行不使宮
人與知願　皇上如太宗仁宗之斷元輔盡寇準韓

琦之忠徙外廷羣臣之望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聖諭聚頌中外駮聽乞遵寶訓以重宗社大計疏

張納陛禮部主事萬曆二十一年正月

臣於本月二十六日伏覩　聖諭朕所生三皇子長幼自有定序但思　祖訓立嫡之條因此少遲冊立以待皇后生子今皇長子及皇第三子俱已長成皇第五子雖有弱質欲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你禮部便擇日具儀來行欽此臣等備集朝房一齊莊誦相顧狂惑及見大小臣工各相顧錯愕計不知所為莫不動色告語謂冊立大典向來

朝臣寂然無敢條議激瀆聖聰正緣遵奉　皇上萬曆十九年冊立明旨着改於二十一年行茲已屆期欣逢盛典且喜元輔王錫爵星騎趨朝一見禮部尚書羅萬化儀制司郎中于孔兼等即極力相戒無煩激聒此事在錫爵擔當臣等聞此言且信且慰亦各告戒謂事在求成不宜早計過責郎　聖旨萬一未即傳宣而相臣必有斡旋微權以定宗廟社稷至計未數日也至二十五日　皇上出禁中密札竟付元輔私邸值元輔自陳待罪之日臣等不知札中所云

是何天語弟料得君如元輔眷元輔如　皇上信無
有遲緩　冊立以負　祖宗在天之靈至次早禮部
接出　聖諭元子暨皇三子皇五子一併封王而錫
爵亦且入閣辦事臣等始遂不能無疑惑矣　皇上
不謀諸閣臣竟自宣諭禮部以致宰臣不得封繳言
官不及執奏而在廷諸臣徒自望風扼腕莫可誰何
及聞人言嘖嘖封王之論乃錫爵以寸晷立就即次
輔趙志皐張位並不得與聞而禮部羅萬化科臣張
貞觀部臣于孔兼等俱至錫爵私寓乃不得其一面

始知今日之諭　皇上正與錫爵一人議之臣等不至病狂喪心寧敢無言以負　皇上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事蓋言公也况以　宗廟社稷之計而可付之一人之手乎　皇上試淸心而籌今日册立一事其關係何如者前而　祖宗九廟之靈後而子孫億萬年無疆之業近而四海臣民之注望遠而九夷八蠻之觀聽君子小人之顧盻而趦趄宮闈近習之望風而承旨社稷安危在此一舉　皇上柰何易視之而閣臣柰何嘗試之也臣且不敢危言以激

皇上兼忤閣臣調停之意亦不敢漫述漢宋故典及
祖宗朝遂事以滋煩瀆敬體　皇上法祖一念直據
世宗肅皇帝穆宗莊皇帝近事請　皇上法之　世
宗肅皇帝於嘉靖十八年冊立東宮禮臣具題故實
見在並未有三王並封之事而自　皇上創見之　臣
故知　皇上之必有不安於心也且聖諭大旨惓惓
以　皇后生子為言則　皇上不記昔年正位東宮
之日乎維時　仁聖皇太后亦在盛年而穆宗莊皇
帝曾不設為未必然之事以少遲大計此　皇上可

思也臣等嘗讀聖祖寳訓一字一句無非維持宗
社極慮後來聖子神孫師得其意則國本固而社稷
賴之不然而虛借文詞掩飾過舉至良法美意徒以
藉奸臣而滋固寵也忠臣義士所飲血椎心寧死不
忍見此舉動以負祖宗二百年養士之恩於地下
矣伏乞皇上近思舊章亟念國本不爲一朝一夕
目前逢迎之便而急召閣部院諸臣面議平臺仍將
祖宗朝近事逐一查明唯在不欺皇上法祖至意
臣愚非敢剖體臣言非謬臣等無任激切悚慄之至繳

虛心議禮以定冊立大典疏

涂杰　王學曾 倶光祿寺寺丞 萬曆二十一年二月

臣等連日竊見在廷諸臣皆以冊立一事紛紛建言屢瀆　聖聽致廑聖怒昨讀聖諭惓惓稍寬朱維京王如堅二臣之罪而尤以新命既須難於收回知皇上因此一事焦勞以及大小臣工各欲殫愚畢慮以裨聖明採擇臣等俱爲寺丞昔在臺班皆有耳目之寄而臣杰起於田野臣學曾拔於罪逐皆荷錄用之恩豈容默默而已乎臣等繹思　祖訓建儲重嫡

以防僭竊　皇上之恪遵是矣然累朝多立長未聞以待嫡而遂稽大典也未聞以元子待嫡年至十二齡而猶未立也又未聞已即位二十一年而猶未立也又未聞以元子待嫡權又封王以何也夫　祖宗列聖家法相傳昭如日星豈慮不及此而何爲蚤立元子乎　皇上待嫡一念至公至仁稽元子出閣之期而遲以數年不爲不久矣豈又欲待數年而復立乎立則恐中宮有出不立則元子以長宜乎　皇上之有所未安於心也乃今　諭旨已曉然矣而禮臣

猶未奉行相繼爭執　皇上何不深思其故乎臣等
非不知聖心之無他也非不知中宮之無恙也非不
知待嫡之旨爲遵于祖訓也又非不知權且封王將
來可以待嫡而又無碍于立長也乃臣等復同諸臣
嘵嘵不避煩瀆之嫌于皇上又何不深其故乎蓋元
子與衆子實難強同冊立與分封自當兼舉有冊立
而後有分封分封之制冊立之餘也是端其本而及
其餘也夫禮有輕有重立長爲重則待嫡爲輕孟子
論禮而以寸木岑樓較本與末若舍冊立之大典而

創分封之暫規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以權宜遷就之說而欲天下臣民之從 皇上以為可乎不可乎宋臣胡銓有云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以元子而封王雖曰權宜恐揆諸典制萬無是禮從此年年待年年無冊立之期恐諸臣之年年煩瀆未已也 皇上為以可乎不可乎 皇上英明天縱高出千古孜孜化理事事可法若新旨堅不可回則聖子神孫皆將曰立嫡以遵 祖訓必皆有嫡而後可立若元子衆子雖長必皆援暫且封

王之制是以　皇上創行之制亦猶夫　祖訓也
皇上以為可乎不可乎洪武朝有給事中卓敬因諸
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乃曰宮中朝廷視效絕
綱攸先今　陛下與諸王不蚤辯等威而復尊卑無
序將何以令天下上笑曰此言良是吾慮未及此耳
今若一併封王則雖稍別等威其勢必至於此　皇
上以為可乎不可乎　臣等日夜思維未敢妄為一說
以滋煩瀆惟冀　皇上虛心法祖蚤集廷議而於三
併封王之旨似不得不收回以決大計以端大本易

日觀會通以行典禮臣等翹首望皇上於此一舉

必有大畏天下臣民之心者又何幸躬逢其盛哉

明旨未信並封未宜疏

王如堅 刑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

臣讀易主器之文知震之爲長子也與再索三索者不同讀禮齒冑之文知國之有元子也與衆子不同聖人守經以據理明以詔天下示有統也若詔旨屢更而屢變聖心屢屬而屢疑渙汗出而復反國本搖而靡定恐非所以計萬世定長久之策也 臣謹按十四年正月內奉 聖旨卿等以冊立元子請朕兒嬰兒弱少候一二年舉行矣夫明長子之爲元子也意

有屬也、臣又奉十八年正月內綸音朕無嫡子長幼
自有定序夫不言嫡子之有待也示無易也已而十
九年八月內奉　聖旨冊立之事着改於二十一年
行此則　陛下雖怒羣臣之激聒而未嘗一日忘冊
立之心雖更已定之年分而未嘗遽爾寢冊立之事
天下臣民喁喁企踵傒傒於年之未至遷就於時之
可待自二十年正月以來　陛下恭默無言信成命
之有在也羣臣禁口不言安巽命之難回也近於本
年正月二十六日禮部接出　聖諭三皇子欲暫一

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臣始而疑既而信終而駭矣陛下言猶在耳豈忘之耶書曰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今臣下將禀前命耶禀後命耶曩者三年舉行已遲之二十年矣二十年舉行又改於二十一年矣今二十一年首春告吉青陽載啓倐然改爲併封是前日之明旨矣陛下且不能自堅今日猶豫之旨羣臣將何所取信耶且如立嫡之條祖訓爲戒棄嫡者也今日有嫡可棄乎無嫡可棄乎少遲之語矣陛下爲待皇后者也意果眞有所待

乎抑非眞有所待乎古之王者宮房無偏愛左右無私意故得胤嗣繁昌萃於中闈後世溺於枕席嬖於私愛天地之交不常泰而當夕當御者多誕生之祥雖有百男生於多母而天心所屬震器已默默有歸故立長之義古聖人以人心合天意也以主器法大易也自我 祖宗以來中宮誕生者有幾立嫡者有幾而國本早定惟 皇元子是屬或一二歲而立或五六歲而立未嘗遲回於歲月而遷延以待嫡也且如 聖母誕育聖躬自是元良攸屬元命攸歸 陛

下英冲受冊時正六齡未聞有待嫡之舉亦未聞有
並封之議也今皇長子且十三齡矣天性岐嶷 陛
下許之儼然元良之度矣茂膺鴻典前星煇燿正其
時也且臣聞 皇后撫育皇長子愛猶已出與
仁聖皇太后保和聖躬如出一轍上無睥睨之意下
無妬寵之私惟是社稷大計關心動念意者元子早
定一日即早慰一日臣之心一日而不定即一日之心
未定也書曰無啓寵納侮無耻過作非 陛下睿謨
英斷萬萬無啓寵耻過之事但宮闈之內枕席之間

近習之輩承意伺旨之徒稍見形而生疑安知不以他意窺 陛下即如昨年 陛下冊立之旨尚在明信而山陰王已有並封之疏安知其非幾事之泄而彼得已窺 陛下之淺深耶今 陛下援祖訓爲據人咸謂假祖訓以箝天下之口 陛下體中宮爲心人咸謂假中宮以息天下之疑執狐疑而來讒賊持不斷而開羣枉此幾微之際不可不慎也 天子之子與衆庶不同幼而暱膝下者所以篤恩愛長而別名號者所以辨嫌疑其間冠服之制鹵薄之節恩寵

之數殺見之儀元子與衆子迥然不同藉以弁封而
並號得無並大偏長之嫌乎陵生於偪偪生於漸慎
終始惟 陛下得無深念之乎如 陛下以渙命新
頒不可遽改則數年已定之明旨尚可易移於一旦
而今日初渙之綸音獨不可收而信前盟乎天下怵
然見 陛下之無我喜日月之常明而無撕餙體大
易長男之義法 祖宗立長之事 陛下之大德也
念中宮一體之仁承聖母元孫之愛 陛下之大孝
也昔剪桐有戲史佚成之況 明旨而可戲乎舉棋

不定奕者勝之況置君而弗定乎臣願　陛下以天
下為公以大德大孝為心俯從輿論無易前旨早定
大業冊立　皇長子正名東宮皇三子皇五子分封
大藩長幼有序儲藩有體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
實天地神人之福宗社無疆之慶臣草茅不知忌諱
狀惟　陛下少垂聽焉

出閣屆期急俞部請疏

張貞觀 禮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二月

竊惟皇長子冊敎之典寰海所爲翹首跂足者業數年於兹矣頃者 皇上獨決宸斷特渙綸音少稽冊立之儀先舉講讀之禮中外蓋罔弗手額稱慶頌我

皇上之爲宗社慮者遠而爲根本圖者重也今屆指計出講吉期不數日耳雖講讀官員已有成命乃兵部以護衛請不報工部以儀仗請不報禮部以酌儀注上請不報又止允其預告奉先殿與朝謁兩宮

之議而餘俱停免及該部遵聖諭覆行酌請亦復停留不報豈謂今日各部所擬悉未當聖心而故稽留以俟裁定乎臣等讀 皇上前日冠服之諭謂不可遽用東宮之儀又不可下同親王之服是 皇上之裁示諸臣業已甚明而部臣之請所以俯酌舊典仰答新命者劑量亦稱苦心矣 皇上亦何疑而何待焉即禮臣所議御門受賀皇長子見羣臣之禮雖未見附于講讀款中而東宮親王冊冠舊儀實有此例即親王冠禮且以成禮而賀賀畢而見而皇長子之

初出乃不當親王之一冠又安見今日之不下同於
親王也且震器方臨講幄宗社將培千秋萬禩之體
而元儲初出閫幃臣庶舉切就日望雲之想此非一
稱賀卽臣子之心亦何由而安此非一瞻拜卽臣子
之望亦何日而慰更謁謝止於　兩聖母而缺然于
皇上中宮母妃之前恐非所以教孝卽賀勤於二皇
子而漠然於兄弟長幼之間恐非所以別序臣等愚
謬之見竊以爲是皆今日之喫緊而難以槩免者也
若護衛儀仗則侍衛侍儀明載於出閤之條更爲昭

昭即聖心尚有所疑者計亦不過煩簡多寡之虛文而所已决者則出閣講讀之實事卽今時日已迫宜急下原奏以便酌調而併付之沉閣則聖意莫可窺測而部臣無由奉行臣不知護衛何時選儀仗何時製奄忽屆期寧無有誤大典哉且儀仗護衛 皇上前已諭該部查照會典酌議矣而柰何久寢其奏耶蓋我 皇上昔日之出閣也在冊冠旣行之後禮之當行者已行於前故不見其爲煩 皇長子今日之出閣也在冊冠未行之先禮之當行者悉未之行故

不容於煩簡要之無非調酌于東宮親王之間為之損益耳伏乞 皇上急下兵工二部之請以便侍衛侍儀之備其出講儀注仍望俯允禮臣前請則不爽酌議之初諭而有光出閤之鴻儀矣臣等無任悚仄翹顒之至

三陽屆節三禮屆期乞蚤賜舉行以隆宗社大

慶疏

馮琦 禮部侍郎 萬曆二十九年

臣等以成諭久頒大典宜舉屢疏披陳未蒙賜報臣

等竊惟儲爲春宮震爲長子舉大禮宜以春謹以立

春之日合詞上請謹按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婚禮之

行焉以仲春詩人所爲詠桃夭也今遇新春皇長子

年十九矣見正月矣屈指則仲春矣考古禮參時令

無一毫不合者禮不可更緩時不可更待惟 皇上

垂聽焉臣 聞漢臣有言蚤建太子所以重宗廟也冠

必於廟婚必廟見　皇上臨御二十八九載而清廟之中始見此盛舉在天陟降寧無快然　皇上試推九廟之心而禮可速舉也父母之愛子也又愛其子之子皇太后自含飴弄孫以來日盼盼焉望其成立也冠禮行始勝衣冠矣婚禮行始望似續矣子以及子鴻儀快覩於東朝孫復生孫燕喜倍增於長樂

皇上試推　皇太后之心而禮可速舉也夫舉大禮者緣人情者也時未至不敢舉愛惜之也時已至不得不舉體恤之也無論累朝以來代有彛章即我

皇上十歲而冠十六而婚至十九則莞簟之夢已徵震夙之祥已協矣自天子以達於下禮卽不同人情不相遠也　皇上試自推其心而禮可速舉也往時未奉三禮並行之諭羣情無不日夜以憂者及去歲沛然發德音無不相向手額以賀者未及期無不引領翹足以望者及期無不萬人一心萬戶一詞以請者喜極而望望極而疑疑極而憂已而得所請則又復大喜此其故何也欣戴　皇上而因及於　皇上之子遵奉聖諭而必覬於聖諭之行耳　皇上試推

中外百僚遠近萬邦之心而禮可速舉也蓋臣等今日之請與往歲異往時陳請雖切成命未頒諸臣匡諫之意多發端自下而上紬之今日之事則聖諭定於一年之前而求請於一年之後故臣等將順之意多決策自上而下守之夫儲宮天下之大本也冠婚天下之大禮也　君父有成命而臣子奉之天下之大順也去歲有成言而今日踐之天下之大信也願皇上敦大信成大順行大禮建大本以安　九廟之靈奉　聖母之歡於　天子益尊天下益安而中外

百僚遠近萬邦之忠益服臣等不勝欣忭懇請之至

建儲重典國本攸關不宜有待疏

顧憲成吏部四司公本

萬曆二十一年三月

臣等伏見 皇上思 祖訓立嫡之條欲將 三皇子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於此知 皇上之心有惕然其不敢自專者而必以上合 聖祖之心爲安也又見 皇上諭輔臣王錫爵等朕爲天下之主無端受誣以爲可痛可恨於此知 皇上之心有歉然其不敢自適者而必以下合天下之心爲安也有 君如此豈不眞 聖君哉乃臣等退

而思之惟是待之一言有不能釋然而無疑者　皇
上之所據以爲得在此而天下之所共據以爲失亦
在此此吉凶之原安危之幾不可不早辨而愼防也
夫太子天下本也本所以不忘天下也豫定所以固
本也如之何其可緩也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是
也待嫡非也就見無論嫡之有無是也待將來論嫡
之有無非也夫待之爲言也濡滯而鮮決懸設而難
期撓不刊之典潰不易之防隳不携之信叢不解之
惑開不救之釁貽不測之憂甚不可也　臣　請得而歷

數之　皇上之稱　祖訓惓惓矣顧其所言立嫡待嫡二條意各有主質以建　儲之事判然不類　皇上第以其合於已援而附之是爲尊　祖訓乎是爲悖　祖訓乎其不可一也嘗考我　朝建　儲家法東宮原不待嫡　元子並不封王廷臣連章累牘言之甚詳歷歷可按　皇上第以其不合於已置弗爲省豈　皇上創得之見有加於　列聖之上乎其不可二也　臣等聞之幾有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太子之元子稱太孫天子繫乎天也君與天

一體也太子繫乎父也太孫繫乎祖也父子祖孫一
體也故親之匡翼承祧於是乎在不可得而爵者也
餘子則稱王國必繫之地各有分域可得而爵者也
今欲並封疏三一七 元子之封何所繫乎無所繫則
難乎其為名有所繫則難乎其為實其不可三也
皇上亦曰權宜云耳夫權者不得已而設者也 元
子升儲 諸子分藩於理為順於情為安於分為稱
於訓為經有何疑顧有何牽制有何不得已而然乎
稱尊鈞大偪所繇也偪則凌凌則僭僭所階也豈細

故歲而姑任之其不可四也　皇上以　聖祖為法
聖子神孫以　皇上為法　皇上尚不難創其所無
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往幸而有嫡可也不然
是無　東宮也無乃悞萬世之大計乎又幸而如
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是凡　皇子皆　東宮也無
乃釀萬世之大患乎　臣每念及此便自寒心　皇上
獨能晏然而已耶其不可五也且夫　皇后者所與
皇上共承　宗祧者也期於　宗祧得人而已　宗
祧得人而　皇后之職盡矣豈必有嫡而後為快夫

皇上以父道臨天下者也　皇上以母道臨天下者
也一體也是故　皇上之元子即　皇后之元子也
雖　恭妃不得而私之也　皇上之諸子即　皇后
之諸子也雖　皇貴妃不得而私之也何者統於尊
也今庶民之家妾之有子亦以其妻爲嫡母固其定
分然耳豈必自已出而後爲子又豈必如輔臣王錫
爵之請須拜而後稱子哉　皇上何不斷以大義而
爲此區區乎其不可六也況始者奉　旨少待二三
年則是二三年而已俄而改於二十年則亦二十年

而已俄而又改於二十一年則亦二十一年而已借可以歲月為期也今日以待嫡嗣則未可以歲月為期也　德音方布而忽更　聖意屢遷而彌緩非由瀆非由衆激何以謝天下其不可也善乎　皇上之言之也曰朕為天下之主夫為天下之王者未有不以天下為心者也自並封之　命下聞者莫不悵然若失愕然若驚一日之間叩　閽而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於閭巷小民亦囂然聚族而議也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　皇上猶責元輔王錫爵

擔當錫爵夙夜趨　召而來正欲爲　皇上定此一
大事排羣議而順　上旨非所謂擔當豈其願之惟
是日夜惶悚矢志積誠必欲納　皇上於無過之地
乃眞擔當耳不然　皇上尚不能如天下何而况錫
爵哉其不可八也凡人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
皇上神明天縱信非溺寵狎昵之比而不諒者一意
揣摩百方猜度殆難以家喻而戸曉也是故　皇上
方以爲無端受誣天下且以爲無端反汗無端受誣
豈惟　皇上有所不堪即　臣　等亦爲　皇上不堪無

端反汗豈惟臣等不能爲　皇上解即　皇上亦不能爲臣等解　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不亦惜乎其不可九也凡此九不可皆待之一言爲之也故曰待者事之賊也猶豫則亂謀優游則妨斷因循則失時徘徊則啓伺遷延則養禍豈非天下之大戒哉伏願　皇上反觀默省長慮卻顧以成憲爲必不可違以輿論爲必不可拂以　初命爲必不可爽以　新諭爲必不可行斷自宸衷亟舉大典　皇元子首正儲位　皇第三子　皇第五

子偕錫王封庶幾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

宗廟之福 社稷之慶千萬世無疆之休悉萃於此

矣臣等曷勝惓惓願望之至